

## 六世班禅承德入觐述略

陈锵仪 郭美兰

六世班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之一。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后藏，乾隆五年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次年在扎什伦布寺坐床，成为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罗桑巴丹益西。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戌时圆寂于北京，享年42岁。

六世班禅入觐的整个过程可分为觐见准备、承德祝寿、北京活动、灵柩西归四个阶段。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档，围绕觐见准备和承德祝寿作一概要叙述。

### 一

六世班禅早有入觐的意愿。当他得知乾隆将举行七旬庆典的消息后，通过章嘉活佛主动要求入觐祝寿。他在奏书中明确表示：“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相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报称，虽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亦摩经祈祷，但仍时时企盼觐见文殊菩萨大皇帝……。”<sup>〔1〕</sup>乾隆皇帝欣然同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上谕：“昨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且身子尚生，不便令其远涉。今既出于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已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驻热河，外藩毕集，班禅额尔德尼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益。”<sup>〔2〕</sup>六世班禅入觐祝寿，完全出于自愿，这一点在《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也可得到印证：“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班禅的这一要求，正好符合乾隆皇帝的想法：“适逢朕之七十万寿诞辰，有班禅额尔德尼领班讽经，宣扬佛教，利裨众生”<sup>〔3〕</sup>，“实为吉祥善事”<sup>〔4〕</sup>。这样，六世班禅入觐祝寿之事便顺利确定了。

对五世达赖入觐128年后六世班禅的入觐祝寿行动，乾隆皇帝非常重视，立即谕令多方着手，进行大量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班禅准备居住和讲经的地方。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上谕：“已谕令于热

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sup>[5]</sup>于是承德大兴土木,年余,一座依照后藏扎什伦布寺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庙宇便告落成,定名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位于普陀宗乘之庙东侧,占地 37900 平方米,依山面水,秀丽清幽。据嘉庆五年《须弥福寿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等记载,须弥福寿之庙的主要建筑有:大山门,上殿南北两面悬御笔“须弥福寿之庙”匾额二面;梵香遍满东山门、法界圆成西山门;智光普照碑亭,内有高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记》;沿石级北上,是总持佛境琉璃牌楼;再上为大红台,中央是妙高庄严殿,东有御座楼,西有吉祥法喜楼,红台顶上有角楼四座;往北是万法宗源楼、生欢喜心楼和见人副所殿;再往北上,便是七层八角琉璃塔及东西护法台。须弥福寿之庙内陈设装饰极多,据记载有班禅源流画像、墨刻填金婆罗树轴、各种画像佛、佛尊、经卷、御笔字对、字匾,以及各种铜、瓷、檀木、玉、珙琅、漆、缎绣等供物、器皿。

对于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装饰,乾隆皇帝是不惜财力的。以妙高庄严殿、吉祥法喜殿镀金装饰宝顶、行龙脊料瓦征等项为例,造办处原拟只镀金一次,用头等镀金叶七千七百十四两九钱二分七厘,但乾隆特谕“须弥福寿之庙都罡殿(妙高庄严殿)、住宿楼(吉祥法喜殿)铜瓦,俱照布达拉庙一样,镀金二次”。故共用去“头等镀金叶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八钱五分四厘”。<sup>[6]</sup>又如,乾隆四十五年,内务府一次就拨还修须弥福寿之庙借用备工项银两十五万三千三百一十七两六钱二分四厘。整个庙宇耗资之巨大,可见一斑。整体庙工完成后,得知六世班禅要带五千驮包到承德,乾隆又令热河总管永和“务将须弥福寿之庙内厢房赶在(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前修竣,以备存放班禅额尔德尼先遣二千驮包及其众喇嘛居住。断不可误期”。<sup>[7]</sup>还为大规模的诵经活动作准备,照普陀宗乘之庙之例,预造仪仗一份七十二对,其中“伞旗幡四十七对,瓜斧枪杖二十九对”。<sup>[8]</sup>以及“顶幔、幡伞、熏幅、千佛衣、七衣、五衣、藏帽、丈尺衣、银曼达、铜镜、铜盘、本巴壶、唢呐、铜铙、竹经板、桌张、木架、靶鼓等物件备用”<sup>[9]</sup>。

其次,是精心安排六世班禅入觐行程。在班禅尚未确定起程日期之前,乾隆先后发出六道谕旨,派驻藏大臣留保住专程前往扎什伦布寺与班禅商议入觐事宜,并征询章嘉活佛意见,确定六阿哥永裕出京至岱海迎接等事项。乾隆皇帝挂念班禅长途跋涉,骑马多了会筋骨酸疼,谕令为他准备车轿。及至获悉班禅确定起程日期后,又派索琳赴扎什伦布寺赐谕奖赏。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四,留保住遵旨偕同阿旺簇勒提木抵达后藏扎什伦布寺,向班禅转降上谕,商议入觐路线、起程日期。五月初九,新任驻藏大臣索琳到后藏会见班禅,转交御赐金鼻烟壶,告知,乾隆“正在学习唐古特语,欲与班禅额尔德尼相见时彼此叙谈”<sup>[10]</sup>。班禅极为感激,奏称“平素虽在三宝佛前诵经祈祷圣主金座永世牢固,然因未能朝觐皇上恭请圣安,于心极为不安。今奏请赴京恭谒圣颜,实系小僧之诚心。仰蒙圣主睿鉴加恩,远道派来大臣,常赉奇珍,由大臣亲自转赐鼻烟壶,并问小僧好。又蒙格外颁旨数道,小僧委实感激不尽,但望从速起程,早日抵达热河,朝圣清安”<sup>[11]</sup>。班禅入觐之请获准的消息传到拉萨,八世达赖喇嘛、阿旺簇勒提木、四噶伦等西藏僧俗各界人士纷纷谢恩,进献佛像、哈达等物。乾隆考虑到班禅离藏后,扎寺所属地方及各寺徒众事务不

能无人主管,特命军机大臣“寄信留保住等,俟班禅额尔德尼起程,凡扎什伦布所属地方及管带沙弥事务,均飭达赖喇嘛、堪布诺们罕阿旺簇勒提木代班禅额尔德尼妥为看管办理”<sup>〔12〕</sup>。八世达赖喇嘛接旨后,当即表示一定妥善管理扎寺事务及所属各寺徒众。

再次,是安排蒙古、新疆等处少数民族上层与班禅同时“陛见”,以收“敬一人而千人悦”之效。乾隆四十四年,杜尔伯特达赖汗玛克苏尔扎布便请求入觐,乾隆降旨:“本年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年满十二,照朕前降谕旨,理合准其入觐,唯来年七月班禅额尔德尼前来避暑山庄觐见,玛克苏尔扎布与其今年来,弗如明年再来,既可谒朕,又可叩拜班禅额尔德尼,甚善哉。”<sup>〔13〕</sup>青海、蒙古等地的上层人物闻知班禅将到承德,纷纷要求前来,乾隆考虑人数太多,降旨只准贝勒以上人等来避暑山庄。

再次,为迎接六世班禅的到来,清政府将承德地区所有的佛教寺庙,几乎都修缮一新,装饰陈设亦多更新。仅普陀宗乘之庙、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修理更换仪仗一项,就用去锦缎春绸 1087 匹。其他还用去夏布、绵线、生丝、鹿皮、豹尾、鱼胶、蜂蜜、银朱、贴金油、水胶、土粉、白矾、黄丹、胭脂、松香、羊皮、严生漆、白退光漆、熟漆、金漆、黄铜、铁丝、铁、高丽纸、西纸、桐油、香油、乌梅、灯草、硼砂、楠木、杉木、熏竹竿、魁藤、白炭等近百种物品,不计其数。

此外,乾隆皇帝还作了其他准备。如大量备造贵重珍稀物品,用于赏赐班禅。除有各种画轴、佛像、串珠、瓷器、珐琅、缎纱等物品外,仅备赏六世班禅之金器,据不完全统计,就在千两以上。为集中精力接待班禅,乾隆下令停止了当年的进哨活动。

## 二

乾隆皇帝十分关怀六世班禅的旅途生活和接待工作。从扎什伦布到北京,不仅精心安排了路线和日程,而且程程专差迎送,处处颁敕行赏,站站问寒问暖。

六月十七日,班禅率领堪布及僧职人员,离藏出发。护送队伍 2000 多人,浩浩荡荡。当天,“热河诸寺及京城雍和宫等大寺皆诵吉祥经一日,祝祷班禅额尔德尼路途平安”<sup>〔14〕</sup>。驻藏大臣留保住,率笔帖式及把总、委把总,带兵丁 30 名,于六月十五日自拉萨起程,赶赴巴布岭与班禅会合,陪护北上。为便于沿途办理取用乘驮牲畜等各项事务,留保住准备了大量铃有“钦差大臣关防”的预用空白纸张及封套等。八世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恒瑞等,则于六月二十六日起程为班禅送行。二十八日两队人马在羊八井相会,班禅和达赖喇嘛互递哈达祝福。七月初六达赖喇嘛送至扎希塘后与班禅分手,前往达隆、热振等寺诵经,祝祷班禅路途平安。

六世班禅一行缓缓而行,七月十三日,扎什伦布寺堪布降白洛桑从北京回来,带回乾隆皇帝给班禅的敕谕及乾隆的“御容”,这既表示皇帝对班禅的迎接,又象征着皇帝与班禅同行。七月二十八日顺利翻过唐古拉山。八月二十四日又安全渡过木鲁乌苏河。班禅派堪布罗卜藏端朱克给皇帝请安。乾隆得知班禅起程,越过唐古拉山、安渡木鲁乌苏河等消息,十分高兴,赏给哈达、荷包等物慰问。命令驻藏大臣恒瑞、索琳,动用西藏库存缎匹,奖励西藏派往木鲁乌苏等河为班禅备办坐船之扎萨克台吉。

进入青海境,乾隆派西宁办事大臣法福里亲至木鲁乌苏河迎接,一路护送,每日给

班禅供应羊 50 只、茶 180 斤、奶酥油 60 斤,雇用专供挤奶乳牛 20 头,并随时添给白米、炒面、炭柴、蜡烛等日用必需物品。十月十六日班禅一行到达塔尔寺,受到西安将军伍弥泰和专程由京来迎接的散秩大臣万福、署侍郎保泰及寺庙僧众的热烈欢迎。万福等转赏御赐“东珠朝珠一串、雕鞍一副、白走马一匹、三十两重银茶桶一个、银壶一个、银钟一个、各色大缎二十匹、大小哈达二十个”。<sup>〔15〕</sup>留保住盛宴款待班禅,两天后,遵旨回京向乾隆汇报一路陪护班禅的情况。

六世班禅留在塔尔寺过冬,乾隆赏给御用貂袍、貂尾藏帽、黄蟒缎袍、缎匹等御寒之物。并两次派库使带御用鹿尾、野鸡、野猪及佛手、木瓜、柑柚等果品食物至塔尔寺。四十五年元旦,乾隆皇帝派乾清门侍卫佛尔庆额向班禅恭贺新年,赏给御笔字帖一幅、荷包、腰带、如意等物。在南巡途中,乾隆又两次派人赏哈达等物赏赐班禅。六世班禅对乾隆出巡亦变颇为关注,除率徒众诵经祈祷外,还亲念密咒保佑皇帝一路平安。随后,班禅派噶勒藏策旺奏报在塔尔寺诸事如意。乾隆颁降敕书赏给手绣释迦牟尼佛像、缎匹、珅琅玻璃器皿等。同时亦赏随行之仲巴呼图克图缎匹、荷包等物。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十,六世班禅离开住了近五个月的塔尔寺,在西安将军伍弥泰的护送下继续东行。为确保伍弥泰照料班禅进京沿途一切顺利,乾隆皇帝预先颁给一方“钦差大臣关防”大印以便随时钐用。<sup>〔16〕</sup>三月十九日,乾隆帝又谕:“闻班禅额尔德尼在塔尔寺安然过冬,三月初十日起程前来入觐,甚是欣悦。会见班禅额尔德尼之日益加迫近。在此,朕望班禅额尔德尼一路顺风,速抵热河见朕。兹朕已从浙江省返抵江南省,凡事皆仗班禅额尔德尼之佛法,极为吉祥如意,朕体亦甚安康。此皆因班禅额尔德尼在佛前为朕祈祷所致。兹问班禅额尔德尼好,赏大哈达一个、伽南香禅珠一串、回疆装葡萄干之嵌绿松子石金盒二只遣往。时值伽南香禅珠芬芳季节,班禅额尔德尼用之,即如见朕。伍弥泰等接此,须亲自转赏班禅额尔德尼,使之欣悦。”<sup>〔17〕</sup>还要求“将班禅额尔德尼祇领毕如何欣喜,有何言谈之处,乘便奏闻”。<sup>〔18〕</sup>三月二十三日,班禅平安抵达营盘水,奏称:“兹路越近,小僧尽早入觐之心益切。谨备谢恩福瑞哈达一个、利玛文殊菩萨佛一尊,一并进呈。”<sup>〔19〕</sup>途经甘肃省时,为六世班禅乘轿,专门预选了轿夫 32 名。在横城和毛代,班禅两次乘坐仿照当年五世达赖喇嘛渡黄河所用楼船建造的船,安然渡过黄河。并欣喜地向乾隆皇帝报告,“行抵阿拉善等地,随行僧众三百余人尽数(出痘)痊愈”<sup>〔20〕</sup>。

五月十六日,六世班禅到归化城,又受到乾清门侍卫乌尔图纳孙、冠军使达夫、喇果呼图克图、延嘉呼图克图等迎接,转颁敕书及赏“上用车轿伞、仪仗二十对,蒙古包一份,黄布城一份”等。<sup>〔21〕</sup>五月二十三日,班禅抵岱海,复又受到乾隆派出的皇六子、章嘉呼图克图、尚书永贵等人的热情接待,颁敕再赏嵌东珠帽、袈裟、鞍马、银器、哈达等物。六月二十一日中午,行抵多伦诺尔,乾隆命其外孙丰绅吉伦并扎萨克喇嘛阿旺班珠尔兰占巴转赐物品,敕谕班禅:“朕已于五月二十七日安抵避暑山庄,须弥福寿之庙亦竣工”<sup>〔22〕</sup>。又转告,为方便班禅起居,乾隆亲自指点备办寺内陈设。此时,恰逢库使德昌贡至甜瓜、乳饼,皇六子、丰绅吉伦立刻约见班禅转赏,班禅品尝后,连声称赞甜瓜爽甜可口。乾隆闻报甚喜,再派库使贡西瓜、甜瓜各一担往赏。

七月初二日,六世班禅自多伦诺尔动身,经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而行。行至两

家儿,因河水暴涨受阻,恐不能如期觐见,便及时派出嘎布楚罗布藏端朱布到承德报告情况。乾隆当即表示,不必着急,推迟一二日亦无妨。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在远涉二万里后,终于安全到达承德。

### 三

六世班禅到承德时,受到大臣爱蒲公、胡大兴、公平西七伦代表乾隆的隆重迎接,云集承德的各地活佛、堪布、喇嘛、蒙古王公贵族等亦列队欢迎。班禅在普宁寺稍事休息,便到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朝觐乾隆,在丹墀跪请圣安,敬献哈达、佛尊,乾隆亲自扶起,用藏语问:“喇嘛身体好吧?路上辛苦了吧?”班禅答:“托皇上宏福,沿途很好。”<sup>[23]</sup>随后,“上于依清旷殿(四知书屋殿)赐坐慰问”。<sup>[24]</sup>当时在座的有章嘉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堪布桑斋鄂特咱尔、扎克巴丹达尔、扎萨克喇嘛阿旺班珠尔、格勒克纳木,以及六世班禅之近侍“朱笔勾出准入依清旷之班禅额尔德尼徒弟商卓特巴仲巴呼图克图罗布藏晋巴、岁堪塔布罗布藏凯木楚克、色木布木绰尔济兰占巴罗布藏雅布坦、卓尼尔济咙巴勒丹桑布、岁堪济咙罗布藏扎勒散、第冲巴罗布藏佳勒散、稳图孙喇桑之喇嘛呼毕勒罕罗布藏端朱布七人”。<sup>[25]</sup>“赐茶毕,上导班禅额尔德尼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瞻拜,礼毕,上还宫。命班禅额尔德尼出后垂花门,赐御用黄盖肩舆”<sup>[26]</sup>六世班禅在章嘉等活佛及内务府大臣陪护下,乘坐肩舆“至如意洲,赐茶果桌。出流杯亭门,至须弥福寿之庙”<sup>[27]</sup>。这次会见,以“班禅额尔德尼初瞻仰天颜,赏:三十两重金曼达一个、三十两重银满达一个、金座磁把碗一件、金水壶一件、金盒一件、金碟一件、金香炉一件、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磁碗十件、磁盘十件、磁瓶十件、玉鞍一副、哈达五百个。奉旨加赏:(由内交出)金五百两、绣珠九龙袍一件、大卷八丝缎九匹、经一分、绣佛像三轴、经衣二件、铁镀金钵一件、仿古螭鹿金罇一对、嵌松石金盒五件、青玉盖碗一件、铜掏丝珐琅把碗二件、雕漆圆盒一对、鼻烟四瓶、洋花缎二十四匹、海龙皮九张、黑狐皮九张、黑豹皮九张、银鼠皮一千张、灰鼠皮一千张、羊皮一千张”。陪同入依清旷之班禅额尔德尼徒弟亦各得赏赐。”<sup>[28]</sup>

六世班禅到承德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乾隆亲“诣须弥福寿庙拈香”<sup>[29]</sup>,看望慰问六世班禅,又用藏语同六世班禅叙谈,并亲自带六世班禅观看了整座庙宇。六世班禅向乾隆“递丹舒克”<sup>[30]</sup>。乾隆回赏“青玉释迦牟尼佛一尊、墨刻填金源流十三轴、无量寿智经一本、嵌珠石大金满踏(曼达)一件、银宝瓶一件、银杵一件、银珐琅七珍一份、银珐琅八宝一份、银珐琅八吉祥一份、铜镀金嵌松石轮一件、各样香九盘、五色香一份、靠背坐褥一份、各色缎八十一匹(内妆缎九匹、蟒缎九匹、洋花锦十八匹、漳绒九匹、锦九匹、洋花缎九匹、红毡袍料九件、大卷八丝缎九匹)、连三金佛一堂”。<sup>[31]</sup>乾隆皇帝返回行宫后,章嘉呼图克图对班禅说:“我在皇帝身边多年,从未见到他如此高兴过。……圣上对您专程来祝寿,是十分满意的。他对您的信仰和喜爱超乎寻常。”<sup>[32]</sup>

七月二十三日,诸皇子“前往须弥福寿之庙,班禅额尔德尼立迎于居室门内。握手问好,后,诸阿哥向班禅额尔德尼献伯勒克,班禅额尔德尼欣然接受。而后一同入座,对诸阿哥称大圣皇帝今特遣诸阿哥探望小僧并赠伯勒克,小僧感欢不尽等语。敬诸阿哥以茶,

彼此互赠物品,送诸阿哥至大山门”。<sup>[33]</sup>诸皇子向班禅赠“三十两重银曼达一个、上用鹅黄大缎十匹、红亮花缎十匹、小卷鹅黄八丝缎十匹、小卷金黄八丝缎十匹、小卷红八丝缎十匹、红锦十匹、红漳绒十匹、黄毡十件、红大呢十件、头等哈达十个、二等哈达个、三等哈达三十个”<sup>[34]</sup>。

七月二十四日,“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额尔德尼及章嘉呼图克图等,并随驾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贝勒、额駙、台吉,回部阿奇木伯克贝子色提布阿尔第等十一人,杜尔伯特亲王策楞悟巴什,土尔扈特贝子沙拉扣肯,喀什噶尔四品噶咱纳齐伯克爱达尔之子乌鲁克等三人,木坪宣慰司坚木参囊康等四十四人宴”。<sup>[35]</sup>这次宴会,沿五世达赖来朝时之例,经伍弥泰征得班禅同意,由乾隆亲笔圈定六世班禅 15 名徒弟入宴。乾隆皇帝考虑到仲巴呼图克图身体不适,恐其误宴,特降旨班禅,令其从众徒中再选一人准备入宴。宴会筵席共六十桌,班禅获得赐座于乾隆皇帝之侧的殊荣,享用银餐具,仅次于皇帝所用的金餐具,其他入宴者均用瓷器。宴会上,六世班禅及众喇嘛活佛等被赐饮“齐格”。乾隆皇帝还另赐班禅三盘干果,皇帝又以初次筵宴,重赏班禅等人——“赏班禅额尔德尼朕东珠等祖衣一份(计八件,珠十八颗)、各色缎五十匹、哈达二十个、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头等雕鞍一副。加赏班禅额尔德尼黄缂丝锦上添花龙袍料一件”。<sup>[36]</sup>赏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商卓特巴钟巴胡图克图罗布藏晋巴、岁堪堪布罗布藏凯木楚克、兰占巴罗布藏喇普坦、卓呢勒济咙巴尔丹仓布、卓呢勒喀尔参策旺、卓呢勒沙普隆罗布藏策凌、卓呢勒罗布藏肯敦、岁堪济隆罗布藏扎尔参、第垂巴罗布藏嘉尔参、第垂巴罗布藏吉勒克、呢拉彩巴占巴格勒克、罗布藏色卜腾、罗布藏敦珠布、罗布藏敦鲁布、钟伊克济隆伊什慈垒等 15 人以元宝、锦、漳绒、玻璃器、磁器等。又分别赏同时入宴的章嘉呼图克图、敏珍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诺们罕罗卜藏占巴尔、堪布桑斋鄂特杂尔、喇果胡图克图、果蟒呼图克图、颜嘉呼图克图、扎萨克喇嘛阿旺班珠尔、扎萨克喇嘛格勒克那木喀、堪布扎克巴丹达尔等人以小卷八丝缎、小卷五丝缎、黄毡、红毡、绣黄缎龙袍料等各有差。

乾隆还在卷阿胜境多次专门宴赏款待聚会于承德的蒙、藏、维吾尔等各少数民族的政教首领。

七月二十五日,奉皇帝特命四十五年入觐的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等四人及土尔扈特郡王色楞等二人到达避暑山庄。乾隆当即在卷阿胜境召见宴赏,六世班禅亦应邀入宴,其他与宴的有护送班禅的王公大臣,及路经各地随护入觐的蒙古王、公、贝勒、额駙、台吉,在承德的杜尔伯特亲王、土尔扈特贝子、回部阿奇木伯克以及喀什噶尔的乌鲁克、木坪宣慰司等人。八月初三、初五、十二日,乾隆又数次在卷阿胜境宴赏六世班禅等少数民族首领。

六世班禅离藏时,八世达赖喇嘛及其经师永宗巴罗卜藏达木巴、拉穆吹忠等人,各将哈达、佛尊等交给六世班禅,请求代为进呈。七月二十七日,班禅将这些物品交给章嘉呼图克图转呈,经尚书福隆安等进献给乾隆帝。

七月三十日,乾隆、班禅等观戏。

八月初一,普宁寺举行跳布扎活动,乾隆加赏参加跳布扎喇嘛每人银一两五钱。

八月初二,乾隆派章嘉呼图克图转告班禅,明日赐玉册玉宝,不必到庙外迎接,在居室院内迎接即可。

八月初三,福隆安、和坤奏御赐玉册玉宝及敕书至须弥福寿之庙,班禅在承德的徒众500多人跪于两侧,班禅跪迎祇领,并献如意、哈达、佛尊、念珠等物谢恩,又缮具藏文奏书铃宝恳请转奏。乾隆在敕书中赞扬六世班禅“以朕七旬万寿之年,爰自后藏跋涉二万里,来臻上国。因于热河省建札什伦布,以资安禅。普天福寿,遍满吉祥,诚国家道洽重熙休和之盛事也。以尔道行纯全,法源广布,兹特加殊礼,锡之玉册玉宝,俾传宗乘,归镇法门,若逢国庆章奏用之,其余奏书文移,仍用原印”。<sup>[37]</sup>

八月初六,乾隆皇帝到须弥福寿之庙拈香。

八月初七,六世班禅率徒众15人入依清旷殿向乾隆进献丹书克,所进物品有:“哈达、红黄粗细香、金曼达、佛、画佛像、金字经、一百一本岁经、轮杵、银瓶、七珍八宝、八吉祥、金盒内佛一尊、墨芸香、白芸香、珊瑚、琥珀数珠、藏枣、杏、核桃、沙糖、葡萄、红花、坐褥靠背、鞍马”<sup>[38]</sup>等。乾隆回赏班禅“金观世音菩萨一尊,绣线释迦牟尼佛一轴,葫芦把碗二件”<sup>[39]</sup>。随入徒众也得到了丰厚的赏物,赏仲巴呼图克图、凯木楚克2人蟒缎、漳绒、小卷八丝缎、小卷五丝缎、玻璃器、磁器、大普洱茶、大荷包、小荷包等;赏兰占巴等13人漳绒、小卷八丝缎、小卷五丝缎等物”。<sup>[40]</sup>

八月初九,班禅为240名学法僧人传授比丘戒。

八月十二至十四日、及十六、十九日,在清音阁为乾隆祝寿演戏五天。其中十六、十九两日,班禅带来的12名舞童也参加了演出,他们“身穿带穗、铃之花衣,手持斧头等物起舞,与高丽筋斗相仿。此为古戏,据传,观此戏后,可延年益寿、吉祥如意”<sup>[41]</sup>。两天演出后,乾隆皇帝均对舞童特殊奖赏,每次每名赏银一两五钱。

八月十四、十六两日,乾隆皇帝在万树园搭起的蒙古包筵宴班禅等,作乐观戏,燃放各种焰火。

八月十五、十七两日,班禅分别为476名及472名僧人授比丘戒。

八月十八日,六世班禅率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岁堪堪布、扎萨克格勒克纳木卡等在紫浮念经。班禅讲解了白色胜乐长寿灌顶经,章嘉活佛用蒙语详译奏闻。当天,又赏班禅金银曼达、各色缎匹、玉塔、磁七珍、磁八宝、各色毡缎纱等<sup>[42]</sup>。

八月二十日,挑选须弥福寿之庙住庙喇嘛180人,定每人每月食米二斗、银一两五钱。八月二十三日,赏随班禅到承德并留驻须弥福寿之庙的20名喇嘛,每人银二两。

八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又一次到须弥福寿之庙拈香。

班禅在承德期间,乾隆帝两次分别到须弥福寿之庙和普陀宗乘之庙熬茶。熬茶仪典相同。六世班禅先入坐面向大殿的座位,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率众喇嘛坐在两侧。待乾隆入座,众喇嘛开始诵赞释迦牟尼经、怛喇额克颂。念完这两部经,向众喇嘛布施酥油茶,乾隆派诸皇子向六世班禅献哈达。然后由两名扎萨克喇嘛引导诸皇子拈香,再赏诸大臣、众喇嘛哈达。众喇嘛念乌恰勒经及设供经、宗喀巴颂经后,六阿哥向班禅呈献特为这两次熬茶制造的五十两重银曼达及哈达等。班禅开始摩顶,众喇嘛诵吉祥诗经。最后,班禅离开座位向乾隆献哈达。两次熬茶中,在承德的皇室

成员和蒙古王公,都纷纷布施并请求班禅摩顶。

#### 四

六世班禅在承德期间还主持了须弥福寿之庙开光典礼和为乾隆贺寿仪式两项重要活动。

参加须弥福寺之庙盛大开光仪式的,有乾隆皇帝、皇室成员、众大臣;以及云集承德的蒙古王、公、贝勒、额駙、台吉等。念经的活佛、喇嘛原定为“章嘉呼图克图、堪布诺们罕罗布藏扎木巴尔、堪布桑斋鄂忒则尔、扎萨克阿旺班珠尔、格勒克纳木喀,及达喇嘛四名、副达喇嘛十名、苏拉喇嘛五名、小喇嘛七十九名,经章嘉呼图克图拟定之已居本处(承德)之班禅额尔德尼徒弟堪布一名、兰占巴四名在内,共一百零八名”<sup>[44]</sup>,后因敏珠尔、果蟒两位呼图克图先后到达避暑山庄,亦参加念经,故乾隆降旨,将念经小喇嘛由79人增加到200人。这次在须弥福寿之庙开光经,照乾隆三十六年在普陀宗乘之庙念开光等经之例,赏章嘉呼图克图绣金龙袍料、妆缎、蟒缎、大卷八丝缎、小卷八丝缎、大荷包、小荷包;赏堪布诺们罕罗布藏扎木巴尔、堪布桑斋鄂忒则尔、班禅额尔德尼之堪卜、扎萨克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兰占巴、达喇嘛、以及副喇嘛、苏拉喇嘛等各人蟒缎、小卷八丝缎、小卷五丝缎、小荷包等各有差;<sup>[45]</sup>此外,念经小喇嘛200名及备办各种用器之得木齐喇嘛12名、比凌齐喇嘛8名,也各赏银一两。

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寿辰,班禅率徒众恭贺。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向乾隆敬献恭庆万寿丹书克<sup>[46]</sup>。这是班禅此次入觐中最重要的一次献礼活动,除班禅自己外,还代表达赖喇嘛等进献了厚礼。

后藏地方各人所递丹书克有:

“班禅额尔德尼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座(拴五色哈达)、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文殊菩萨一尊、利玛德穆楚克佛一尊、无量寿佛画像九轴、观世音菩萨画像九轴、金字无量寿经一本、宗喀巴佛经十八本、海螺一个(拴五色哈达)、镀金银杵一个、银塔一座、银瓶一个、银轮一个、银七珍一份(连铜盘)、藏红花一匣、靠背坐褥一份、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三十颗)、琥珀数珠一串(计一百零九颗)、黄毡一块、白芸香一匣、黑芸香一匣、黄红微粗香二百束、各色翟翟一百个、藏枣一匣、藏核桃一匣、藏葡萄一匣、糖果一匣。仲巴呼图克图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勇报(永保)护法佛一尊、黄红微粗香七十束、各色翟翟三十五个、藏杏二匣。莫尔根扎萨克喇嘛岁本堪布罗布桑开穆楚克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黄红微粗香五十束、各色翟翟五十个。班禅额尔德尼师傅玉穆赞嘉勒灿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白救度佛母一尊、黄红细香二十七束、各色翟翟九个。”<sup>[47]</sup>

前藏所属各人所递丹书克有:

“达赖喇嘛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座(拴五色哈达)、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弥勒佛一尊、利玛菩萨一尊、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罗汉画像二十四轴、金字无量寿经一本、银塔一座、银瓶一个、银轮一个、银七珍一份(连铜盘)、镀金银杵一个(拴五色哈达)、靠背坐褥一份、藏红花一匣、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一十四颗)、琥珀数珠



一串(计一百颗)、白芸香二匣、黑芸香二匣、黄红粗香二百束、各色璁璁二百个、藏枣二匣、藏核桃二匣、藏葡萄二匣、糖果二匣。济咙呼图克图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座(拴五色哈达)、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绿救度佛母一尊、利玛药师佛一尊、画佛像十三轴、金字无量寿经一本、银塔一座、银瓶一个、银轮一个、银七珍一份(连铜盘)、银八宝一份(连铜盘)、银八吉祥一份(连铜盘)、镀金银杵一个(拴五色哈达)、靠背坐褥一份。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二十九颗)、藏红花一匣、黄红粗香五十束、黄红微粗香六十束、各色璁璁五十个。噶布伦公丹津班珠尔、札萨克札什敦珠布索诺穆拉什、札萨克喇嘛达尔汗、堪布噶尔藏那穆札勒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座(拴五色哈达)、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文殊菩萨一尊、金字无量寿经一本、银塔一座、银瓶一个、银轮一个、银七珍一份(连铜盘)、银八宝一份(连铜盘)、银八吉祥一份(连铜盘)、镀金银杵一个(拴五色哈达)、扎卜扎雅木碗一个(连套盛藏红花)、靠背坐褥一份、藏红花一包、珊瑚素珠一串(计一百三十三颗)、琥珀数珠一串(计一百零八颗)、花缎带四条、金花缎四匹、黄毡一块、红毡一块、绿毡一块、蓝毡一块、墨芸香一匣、黄红细香一百束、各色璁璁四十个、藏枣一匣、藏核桃一匣、藏葡萄一匣、糖果一匣。第穆呼图克图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扎卜扎雅木碗一个(盛藏红花)、黄红微粗香四十五束、各色璁璁十个。公喇布当那穆扎勒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白救度佛母一尊、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噶克达穆塔一座、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三十四颗)、藏红花一包、黄红微粗香三十束、各色璁璁二十七颗。公诺尔布彭素克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药师佛一尊、利玛白救度佛母一尊、利玛绿救度佛母一尊、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四十颗)、藏红花一包、扎卜扎雅木碗一个(盛藏红花)、红毡一块、黄红微粗香二十束、各色璁璁十个。公扎什那穆扎勒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利玛绿救度佛母一尊、噶克达穆塔一座、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七十颗)、藏红花一包、红毡一块、黄红微粗香三十束、各色璁璁十六个。原品公班第达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无量寿佛九尊(共一莲座)、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七十颗)、扎卜扎雅木碗一个(盛藏红花)、金花缎带一条、黄红微粗香四十束、各色璁璁十个。扎萨克台吉热布当旺卜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金刚佛一尊、珊瑚素珠一串(计二百零三颗)、藏红花一包、黄红细香十四束、各色璁璁四个。台吉巴尔藏策龄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数珠一串(计一百四十五颗)、扎卜扎雅木碗一个(盛藏红花)、黄红细香三十束、各色璁璁四个。阿济图诺们汗依什丹巴喇卜寨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利玛释迦牟尼一尊、噶克达穆塔一座、藏红花一包、黄红细香五十束。达赖喇嘛师傅噶亲依什嘉穆灿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释迦牟尼佛二尊、噶克达穆塔一座、黄红细黄五十束。第穆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品级噶尔藏丹津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第穆利密佛一尊、噶克达穆塔一座、扎卜扎雅木碗一个(盛藏红花)、黄红微粗香三十五束、各色璁璁七个。达尔汗堪布罗布藏彭素克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无量寿佛一尊、利玛文殊菩萨一尊、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藏红花一包、黄红微粗香五十束。达尔汗堪布罗布藏格勒克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

利玛白救度佛母一尊、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红细香三十束。阿嘉呼图克图恭庆万寿进丹书克,进哈达一个、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利玛文殊菩萨一尊、利玛无量寿佛一尊。”<sup>[47]</sup>

第二,六世班禅亲率徒众,在内佛堂为乾隆皇帝念万寿经,入堂内参加念经的大小喇嘛共30人。这次动用如意洲所存缎绸奖赏念经喇嘛,赏“班禅额尔德尼洋缎四匹、洋绸四匹、锦四匹、缎四匹、御用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章嘉呼图克图、钟巴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每人洋缎二匹、洋绸二匹、锦二匹、缎二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八个。郭(果)蟒呼图克图、拉郭(果)呼图克图、刚亲大岁本罗卜藏凯木楚克、堪布桑斋鄂特杂尔、诺木汗罗卜藏占巴尔、绰尔济兰占巴罗卜藏拉布坦、堪布扎克巴丹达尔、卓尼尔罗卜藏策凌、岁本济隆罗卜藏扎尔粲、第崇巴罗卜藏嘉尔粲、胡必尔汗刚亲罗卜藏塞布腾、扎萨克阿旺班珠尔、格勒克那木长,每人洋缎一匹、洋绸一匹、锦一匹、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六个。达喇嘛德穆吹叶兰品尔、副达喇嘛阿旺根敦,每人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念经格隆八名,每人小荷包四个”。另外,“八月十三日班禅额尔德尼徒弟念万寿经,奉旨赏银一千两”<sup>[48]</sup>。

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禅在皇六子永琬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承德前往北京,承德祝寿活动圆满结束。

## 五

六世班禅在承德历时一个多月,受到了清中央的隆重接待。这次六世班禅朝觐,是继五世达赖喇嘛朝觐之后,清代西藏地方政权首领与中央政府最高权力者的又一次直接接触,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而且更加强了西藏地方对祖国的内向力,更有利于清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在建立政权之初乃至统治全国之后,一贯推崇藏传佛教格鲁派,利用格鲁派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格鲁派亦由于清政府的扶植,在西藏、青海、内外蒙古等地得到了广泛传播,深受蒙藏人民的崇信。六世班禅入觐,一路北上,沿途为“众生”摩顶赐福,讲授佛法,特别是一些上层人物如“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贝勒、台吉等,各献伯勒克叩谒”<sup>[49]</sup>。还有不少王公贵族随之而来,这样,一方面大大加强了班禅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清政府亦利用班禅的影响,密切了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在蒙藏地区的统治,获得了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取得的效果。

六世班禅的承德之行,还推进了中原文化与藏族文化的融合交汇。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筑,便是熔汉、藏艺术风格于一炉的典型,是我们极珍贵的文化遗产。六世班禅还带来大量的宗教文化,他亲自率领徒众讲经传教,在“热河之众喇嘛均行受戒”<sup>[50]</sup>,并特意先留20名喇嘛在须弥福寿之庙传习经律。在承德举行的数次晚会,除有中原特色的焰火、戏剧、音乐、舞蹈外,还有各民族形式的杂技、赛马,以及藏族舞童的精彩表演,真可谓是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一次大交流。

总之,六世班禅到承德以及后来到北京的入觐活动,为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

关系,为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为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极为有益的贡献,值得人们永久尊颂!

#### 注:

- [1][3][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满文朱批奏折 425。(本文所引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以下从略)。
- [2][5]《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七二,28页。
- [4]《清净化域塔记》。
- [6][8]内务府奏销档 356。
- [7][14][17][18][19][49][50]军机处满文班禅寄信档 1740。(本文译写满文档案时所用量词,依照清代汉文档案习惯用法。)
- [9]内务府奏销档 364。
- [10][11][12]宫中满文朱批奏折 312。
- [15][21][41]军机处满文班禅议复档 1739。
- [16]内阁起居注 161。
- [20][22][25][28]军机处满文班禅明发档 1740。
- [23]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13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24][29]内阁起居注 163。
- [26][35]方略馆档案 33号。
- [27]内阁起居注。
- [30][31][39][40]宫中赏班禅底簿 4249。
- [32]藏文《章嘉乳必多吉传》309页。转引自《乾隆皇帝与第三世章嘉活佛》一文,见《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
- [33][34][36][37][45][48]军机处满文班禅议复档 1740。
- [38][47][48]宫中进单 1463。
- [42][44]内务府奏销档 362。
- [46]据《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七记载,丹书克是前藏达赖喇嘛及由京派往西藏办事之呼图克图、噶伦、后藏班禅额尔德尼等各呈进庆祝之礼。所贡有吉祥哈达、银曼达、吉祥佛、金字经、银塔、七珍、八宝等。

[责任编辑 安才旦]

作者陈锵仪 1937年生,女,广东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

郭美兰 1955年生,女,锡伯族,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编译工作。